

THE LIFE AND TIMES OF REMBRANDT RAN RIJN

伦勃朗历史人物画的主题，是个人孤独与内心痛苦。他画《夜巡》，把保卫城市之“神圣职责”与“英雄气概”，放到一群自私、平庸之自卫队员身上，就是想表达这个主题。这年他 36 岁。

原本一帆风顺的他，自此走上“人生苦旅”：公开的指责，恶毒的诽谤，公众的冷落，债务缠身，境况悲惨……。63 岁时，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声名沉寂一个半世纪之久……

“天才”若不和“悲情”相加，似乎就没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伦勃朗让我们涕泗长流，不在于他之“天才”，而在于他之“悲情”。

“天才”我们可以见到很多，但能惊天地泣鬼神者，却只有“悲情天才”……



人生苦旅

[美] 房龙 著 白如冰 等 译

伦勃朗传 (上)



人生苦旅

伦勃朗传 (上)

[美] 房龙 著 白如冰 等 译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苦旅——伦伯朗传/(美)房龙著;白如冰等译.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2

(名人名传丛书/彭明哲主编)

ISBN 7-80130-968-5

I.人... II.①房...②白... III.伦伯朗,H.(1606~1667)-传记 IV.K835.63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3660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

(010)65244792 65126372(编辑部)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123456@tjpress.com(出版社)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65244790@tjpress.com(投诉)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东方印刷厂

装订:三河市新兴装订厂

开本:170×230毫米 1/16

印张:45.25

字数:550千字

印数:4000册

版次:2006年4月 第一版

印次:2006年4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30-968-5/K·253

定价:78.00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前言： 本书缘起

1669年10月9日

写于阿姆斯特丹一所名叫德霍图因的住宅

昨天那个悲惨的清晨，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埋葬了伦勃朗。这个月开始雨就不停地下，这时却停住了。弥漫在城市上空的寒冷、阴沉的雾气像一块昏暗、湿冷的尸布。空荡荡的街上仿佛充斥着无法形容的空虚。送葬的人仅有这么几个，站在教堂的大门外，等待着灵柩。

上星期五，在他死前迷迷糊糊的几个小时中，他轻声对我说想安息在莎丝基亚的身边。他一定是忘记了莎丝基亚的墓地早在亨德丽克琪去世时就已卖掉了，那时他穷得叮当响，只好卖掉老教堂前妻的墓地，给他第二个女人买墓地。我答应他尽力去做，可是这绝对办不到。我对他撒谎却并不感到内疚，因为这样做可以使他在进入最终的睡眠时认为一切都将如他所愿，他的遗骸将与年轻时深爱的女人埋在一起。

三天前，玛格达莱娜·凡·莱茵到我家来找我。我一向对她没有好感。我认为她自私，嫉妒心强，动不动就哭哭啼啼。但看在她公公还有她嫁的可怜男人的面子上，我不得不好心待她。

她在我面前，对原本属于她和珂耐丽亚的钱不停地说三道四。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公公死前一定是动用了那些钱。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甚至连给孩子喝牛奶的钱都没有了。这一定是公公拿了钱。”等等。

接着她又絮絮叨叨说了一大通，无非是说她自己有病，照看不了孩子。

前言



我劝她放心，钱一定能找到。我问她是不是已经仔细地找过了。她回答说她没找过。但她却认定是老伦勃朗花掉了。因为有许多个星期，他没卖掉一幅画，却只是坐在那儿发呆，或在旧铜板背面乱画。蒂土斯去世时，伦勃朗已经一贫如洗，全靠维伦伯格舅舅来支付丧葬费。玛格达莱娜听说了这件事。她认为老伦勃朗的生活依旧，不愁吃喝，尤其是不愁酒喝，因此他一定是偷了珂耐丽亚的金币。

“其中一半应属于我！”玛格达莱娜说。

简直没办法不让她谈这件事，我便打断她的话，问教堂司事为葬礼的事找她谈过没有。

她忽然又哭成了泪人儿。她感到非常丢脸，都没脸活下去了。教堂司事自己没有来，却只派来一个挖墓人。那人醉醺醺的，说话十分粗鲁。问她付得起多少丧葬费，她说只想一切从简，至多能付五个盾。那个挖墓人听后哈哈大笑，说，连贫民收容所里的人办丧事也比这体面些，但当然啦，那些什么也干不了、只会整天坐在画架前装模作样的绅士是不会有什好下场的！

最后，挖墓人把她耻笑得无地自容，她便把楼下的鞋匠叫来帮她。鞋匠一把揪住这个不知好歹的流氓的后脖颈，把他扔到了大街上，至少这给玛格达莱娜出了一口气。我又问是否还没谈妥丧葬的事。玛格达莱娜说：“是。”马上她又开始发另一通牢骚，说自从嫁到这个不负责任的画匠的家，遭受到了其他女人都未遭受过的罪。她盯住这个话题又是没完没了，直到我失去了耐心，便叫了辆出租马车，带她去见鲁森街西教堂的教堂司事。我从心里厌恶这个司事，可又有什么法子呢？总不能令尸体永远留在地上吧。我一见司事便质问他那样做有何居心。那卑鄙的家伙立刻就装出恭顺讨好的样子。他替那挖墓人的不礼貌而道歉，然后又对我大讲他的苦衷，讨厌极了。他说：“医生，您要知道现在想找些好帮工有多么的不易！这活儿不像以前那么有油水了，现在从这老坟地得到的钱都不够支付给挖墓的。自从流行埋葬死人只裹条尸布以来，挖墓这差事就再没油水可捞了。”我令他闭嘴。经过了一番细节上的讨价还价之后，我们说好举行一次“完备的葬礼”，即由16个人抬棺材，盖在遗体上的宽幅绒呢也是一般长度。我付给教堂司事15个盾，另加几个斯梯弗^①算是给抬棺人的酒钱。他满口

①斯梯弗，荷兰货币单位，相当于1/20盾或5荷兰分。



答应我，丧事一定会办得庄重、体面、肃穆。昨天一早我到达教堂时，帮工们虽然都到了，但他们的举止表明之前他们已到过酒店了。我愤怒极了，便对画家的老朋友亚伯拉罕·弗兰森说了。这时弗兰森正倚靠在庭园里的一棵树上。

“这太不像话了。”我说。

一个醉鬼听见了，冲我板起脸，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可不是吗？这位朋友到这种时候也不知道该留点神吗？”

我叫来教堂司事，要他管管，他却只是把昨天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找体面些的人做这种活确实太难了，而且现在荷英战争已经结束，大家的钱袋都满满的，没有人再愿意做挖墓这种营生了。

终于，我们到了指定的墓地。没等举行任何仪式，棺材就放进了墓穴。我本想对老朋友说几句告别的话，可我却没有这样的机会。绳索刚从棺材下起出，便听见教堂司事喊道：“快点，伙计们，不要在那儿傻站着。赶紧埋了吧！今天上午还有四位客人在等着呢。”于是我们这几个送葬的人——上文说过，就这几个——不得不转身离去。我走进教堂，在给神作祭礼的地方跪下祷告。我有35年不这样做了。不管上帝是否听得到，我祈祷上帝仁慈地对待这个可怜的、痛苦的人的灵魂，因为他给予世人的是如此之多，而得到的报酬却是如此之少。



《琉西发》剧照

出身寒微的冯德尔老年时曾经一边在当铺当店员，一边创作剧本。这是他的典型剧作《琉西发》的剧照。

后来我慢慢地走回家，当我穿过丹广场时，遇到了诗人老冯德尔^①。自从一次见面以来，他已经憔悴了许多，我几乎都认不出他了。他的样子病病歪歪，穿着旧得都开

① 冯德尔 (Joost van den Vondel, 1587-1679)，荷兰诗人、戏剧家。他出身寒微，自学成才，年逾花甲才达到文学创作的成熟期。他最伟大的成就是三部曲《琉西发》(1654)、《流放中的亚当》(1664)、《挪亚》(1667)。

前言





了线的外套，很是寒酸。看到这样的人如此之境况，我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最近几个月，本城正流行一种奇怪的肺病，身体衰弱的人当然是先受到侵袭。我问他有没有吃过早点，他说“没有”。其实在那时，他在中午以前几乎没吃东西。我建议一起去刚开的酒店喝杯咖啡，那儿的咖啡味道很独特。他在接受时脸上露出急切的神情，很可怜。他甚至提出向前走过几家店面便有新开的咖啡馆，咖啡味道很不赖，价钱也很公道。我肯定是流露出吃惊的表情，因此他解释道：“你知道，那儿常有些水手光顾，也许碰巧有人会捎来我儿子的消息。”

人心真是隔肚皮。很多年以前，他儿子小冯德尔匆匆离家去了东印度群岛。原本这是不算什么的。这孩子根本没出息。他赌博，酗酒，玩女人，况且是那种女人！他父亲的穷困潦倒他应负直接责任。老冯德尔现在却花掉那么一点攒起来的钱，去下等酒馆喝咖啡，只是为了有一天，有个水手也许会给他捎来那个“宝贝儿子”的消息。

等我们坐好，我假装饿了，要了点面包和奶酪。我对冯德尔说：“你陪我吃一点吧。”他答应了。但不一会儿他就忽然站起身。“失陪，失陪，”他说，“‘海豚’号船长约翰·弗洛里斯索恩来了。昨天他刚从马六甲回来。他可能从我儿子那儿捎来了消息。”

“把他带到这儿来。”我大声说。不一会儿，那船长过来了。这是个身体强壮的老派水手，平日精心过日子，对人还算和气。他会接受我的邀请喝一杯吗？显然，他很乐意接受别人的邀请。在这么潮湿的日子里，来点杜松子酒加苦啤酒，我想应是很不错的。船长作过一次很引以为豪的环球航行，只用了一年半，死去的水手不到40%。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约翰·凡·登·冯德尔的人，他说没有，且从未听说过！他记得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这当然不足为怪。印度是个大国，有上千个岛屿，又有那么多的船只。小冯德尔总有一天会露面并回来的。

船长说话的谨慎超出我的意料之外。我问诗人近来过得怎么样。冯德尔正焦急地盯着船长看，听到我问他时赶紧说他日子过得很好。多可怜的人！他令我想起昨天去贫民收容所探望的一个病人。那病人企求我不要让他死，因为他担心如果他不在，他得到许可在他小屋里栽种的一棵藏红花将不能存活。

掌握我国语言最伟大的天才与我在这里面对面坐着。他如今已沦落为贫病交迫、衣衫褴褛的当铺店员，却还在这儿解释着，说他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对命运给他的厚爱怀着深深的感激。

“当铺店主对我很好，”他解释道，“当然，当铺不能给我太多的钱，但我的需要不是很多，而且有很多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们的当铺只有星期六那天一直开门到半夜，其他时间我干活很少超过十个小时。他们经常允许我早上来得晚一点，因此我可以在港口逛几圈，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做到明年，我就能拿到养老金了。我一定要在老得握不住笔之前，完成我最后一部戏剧《挪亚》。

他这样地唠叨着，一直到那位令人尊敬的船长打断了他。船长转向我，很礼貌地欠欠身，说他很高兴认识我，他经常听他姐姐安耐珂·弗洛里斯索恩提到我。我记得许多年前曾给他姐姐看过病，她是安东尼·布劳的妻子。船长又要了一杯杜松子酒，当然仍由我付钱。他举杯祝我身体健康，还说他为看到阿姆斯特丹的医生如此兢兢业业而感到高兴，一大早就忙开了。我说平日很少这么早到阿姆斯特丹这一带来，我只是因为刚参加完朋友的葬礼，回家时碰巧路过丹广场到了这儿。

老诗人问：“死去的会是谁呢？我还没听到有什么重要人物死了。”

我说：“我想你也没听说。因为他死得很突然。不过你知道这个人，是伦勃朗·凡·莱茵。”

他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

“我自然知道他，”他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当然，我有时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在很多问题上我的想法与他很不一致。首先，我不认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无论如何他是个了不起的画家。医生，不过请告诉我，你能确定没有弄错吗？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伦勃朗五年前就死了，是的，死了五年多了，在英国的赫尔。是这样的，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去那儿是为了躲避债主。”

“赫尔？”船长接过话茬，“是赫尔吗？我对那儿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乔里斯·德·科勒里曾让他画过像。我当二副随乔里斯参加了1652年的多佛尔战役，我们打败了布莱克。不错，伦勃朗的事我一清二楚。他曾经为女佣的事与牧师吵架。但他六七年前就去了瑞典。我有个朋友在1661或



1662年带伦勃朗去了哥德堡，他常来往于格但斯克。不会有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可是，朋友们，”我说，“伦勃朗的确是上星期五去天国的，今天早上我们才把他安葬了。”

“怪事，真是怪事！”冯德尔小声嘟囔着。“他确实死在本城，我以前连他还活着都不知道！”

善良的船长，他希望大家都能像他那么快乐。这时他示意侍者给他第三杯杜松子酒加苦啤酒。他说：“哦，哦，这可太糟糕了。不过我们相信活着的画家还会有很多。而且我们早晚也都会死的。先生们，年头好就不愁没有画家！为你们的健康干杯！”

1669年10月23日

写于伏尔堡的霍夫威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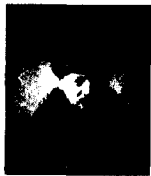
①康斯坦丁·惠更斯 (Constantijn Huygens, 1596--1687), 荷兰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多才多艺的真正的艺术大师，在外交、学术、音乐、诗歌和科学等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

两个星期过去了，在这期间又发生了许多事情。

我在举行葬礼的那天夜里，去鲁森街那所房子看望玛格达莱娜，为她开了镇定药，她依旧在为属于她和珂耐丽亚的那一小袋失踪的金币而伤心难过。珂耐丽亚没过几天就在一叠白纸的后面找到了那袋金币。但那天夜里，玛格达莱娜哭哭啼啼，依旧怀疑伦勃朗偷了女儿的钱，直到疲惫不堪睡着了才停止。我回到医院后，便给康斯坦丁·惠更斯^①阁下写了一封信。亨利亲王在世时，他与已故画家有些交往，并且一直非常钦佩画家的才华。当天深夜，我把信交给一艘开往海牙的船的船长，他表示愿意帮忙，并答应第二天上午将这封信连同市政长官委托转交的有关补充议员缺额的官方文件，呈交给惠更斯阁下。

三天之后，我便收到了这位著名老外交家的回信。论年纪他当时必定已七十多了。他是用规范的拉丁文写的信。如果用本国文字来写信，他一定会觉得有失体统。就好像正式外出访友时不戴绶领或用完餐不擦嘴一样。

亲爱的医生，我应该向您表示感谢，我应当感激您 10月9日



惠赐手书的情谊，并为从您处得悉噩耗，而深深感到震惊。我与伦勃朗相交甚厚，上帝给予这位出类拔萃的磨坊主之子这般非凡才华，却落得如此悲惨——最为悲惨的结局！但我辈之中，凡与奥林匹亚诸神抗争者，似乎都不能逃脱这般命运。如果他生在他国，人们会认为应为他举行国葬；国王会认为自己走在出殡的行列中感到荣幸。但雅典人不是也放逐了菲迪亚斯？佛罗伦萨对其卓而不群的臣民，除了判决死刑之外，还给过什么其他报酬？

博学的朋友，现在我已经垂老矣，已经远离喧嚣人世的无聊噪动。我还受到严重的痛风症

的侵害，近来写字也很困难。在经历那极为不幸的事件之后，你一定需要换一下环境。为何不来我宁静的隐居之处小住几日？虽然没有什么东西敬奉，但除了我真诚的欢迎之外，还有古城阿维尼翁名闻遐迩的葡萄美酒可以共饮。这种酒使我这样的老异教徒，似乎也肯定了设立罗马教皇的很多好处。酿造这种美酒之人，必定是深谙生活这门艺术的大师。

暂且止笔，恳请答复。告吾来期，将备车于维尔恭候，自维尔至寒舍——您诚挚仆人的寓所，只有几里之遥。

康·惠敬上

儿子威廉已去莱顿读书。女仆詹特琪很能干，料理家事是没有问题的。我的族弟费吉博，属弗里斯兰姓房龙的一支，三年前来阿姆斯特丹定居，他可以照看我的业务。因此，我是没有理由拒绝的。我回信对此邀请说我



“雅典娜”雕塑

菲迪亚斯 (Phidias, 公元前 500—前 432)，雅典杰出雕刻家，帕提农神庙建筑工程的艺术指导，创立了理想主义的古典风格，最后遭到放逐。成名作是雅典古城的三座雅典娜纪念像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巨大宙斯坐像。这座“雅典娜黄金象牙像”是他的成名作之一。

前言



①阿里奥斯托
(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
意大利诗人, 以史
诗《疯狂的罗兰》
(1516) 闻名, 这
首长诗被看作是意
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社会生活的画卷。

很乐意, 三天后我将坐船南下。

除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外, 一路上无事可说。一个又矮又胖的像个牧师的人 (后来得知他是个鞋匠) 和一个又高又瘦的像个鞋匠的人 (后来得知他是个牧师), 不知为何要重点自古以来便争论不休的有关圣子与圣父“实质一致论”与“本质相似论”之火, 至于基督是“无父之子”还是“有父之子”的争吵, 使双方如此激动, 如果船长不以他们不闭嘴, 便把他们推下船去相威胁, 他们差点就动手打起架来了。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 发生这种事可说是在所难免, 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以为, 只有他自己才持有通向真理大门的钥匙。除了这令人遗憾的偶然

事件, 这次航行是令人愉快的, 然而愉快的航行常常也是平平淡淡的。到了维尔, 便看见老车夫皮埃特尔正在等我。一小时之后, 我便坐在一间侧屋烧得很旺的炭火前取暖了。我是熟悉这房间的。从这里向外望去, 可以看到辽阔的田野一直延伸到代尔夫特斜塔那里。

我可以说不来没有度过这么愉快的一个假日。就“假日”这个词最美好恰当的含义而言, 这一天过得名副其实。美食、畅谈和彬彬有礼的主人无微不至的关怀, 令这个假日生气盎然。说实话,

即使我们这块古怪的新生国土在其他方面一事无成, 而只养育出惠更斯这么一个人, 我也不认为尝试共和制是一种失败。他周游世界各地, 认识许多名人权贵, 但他是那么淳朴。昨天, 当园丁送来新鲜的小萝卜时, 他乐得合不拢嘴, 他淳朴得就像个园丁。他用拉丁文写作就好像用他的母语, 而用起我们那非常生硬的本国语, 就好像在阿里奥斯托^①笔下变得温柔的意大利语。他精通音乐, 长于绘画。他的数学才华在儿子克里斯蒂安身上得到了验证。现在克里斯蒂安正在巴黎对他发明的自摆钟作进一步的验证。最近与英国的战争可能曾令老惠更斯在经济上遭受拮据, 但朴实的生活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可称之为完美。即便是生活在宫廷的君主本人, 也不一

斯宾诺莎像

斯宾诺莎
(Baruch Bened
idusde Spinoza
1632-1677), 荷
兰哲学家, 生于阿
姆斯特丹的犹太
商人家庭。主要
著作有《笛卡尔
的〈哲学原理〉》、
《神学政治论》、
《伦理学》、《理智
改进论》等。



Baruch Spinoza.

伦勃朗像



定比霍夫威克的日子过得更令人如愿。

我整个上午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从窗口望出去，往日的希尔兰德沼泽现在已变成繁茂的牧场。底层有间藏书丰富的图书室，主人极力劝我把自己喜欢的书都带回房间。

跟随主人快40年的老皮埃特尔，在为我送来早餐之际，告诉我天气状况。自从我上星期四到这儿以来，天气一直很晴朗。

中午1点过后，我去花园里溜达。花园是按法国品味设计的，但不知为何法国人称之为“荷兰花园”。2点钟我们乘车外出片刻，之后我与主人一起度过下午和晚上。我们一边聊着，话题便总是落到鲁森街我们那位老友的去世上了。

我是医生，已经习惯了死亡。我不是虔诚的信徒，我始终不能理解基督徒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癖，自地下墓窟时代以来，他们总是想夸张藏尸所的恐怖。在对待最终睡眠的态度上，古人则要明智得多，这种令人永久快乐的态度作为榜样传给了我们。他们了解只有在对比中世界才能存在。没有黑暗便没有光明，没有悲哀便没有快乐，没有死亡便没有生命。我接受他们的教诲，因此伦勃朗离开人世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令我过于悲伤。上帝知道，即使他活着，也很少有快乐可言。他所作的努力通通白费了，而且一无所得，这令我很是痛心。

有时对于由此推理所导致的结论，我感到害怕。惠更斯阁下昨天对我的一通说教，更是严肃认真地指出了我的思想的危险性。

“你得注意，”他说，“否则的话，我只能把你的怀疑交给我的一个有学问的犹太邻居^①去解决。他将把你的怀疑拿到笛卡尔^②和培根^③哲学的混合

①指斯宾诺莎。

②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

③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主要著作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新大西岛》等。

笛卡尔像

笛卡尔提出“普遍怀疑”的理论以及“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同时存在、互不相关的二元论世界观，并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原则。主要著作有《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等。

前言



① Q.E.D. 这三个字母的意思是“有待论证”。

② 加尔文 (Jean Calvin, 1509-1564), 出生于法国, 欧洲宗教改革家, 基督教加尔文宗的创始者。

③ 《愚人颂》, 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所著的著名讽刺作品, 主要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以及教会对人民的愚弄, 抨击经院哲学和宗教偏见。

④ 奥伦治王室, 尼德兰有名的贵族世家。奥伦治亲王领导尼德兰的反西班牙起义, 任四个省的执政, 从此代代相传。

伦勃朗传



培根像

弗兰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 年 1 月 22 日 - 1626 年 4 月 9 日), 英国散文作家、哲学家、政治家, 是古典经验论的始祖。

的上帝把人减缩为一个数学公式。神学观点的不同并不是我的烦恼。

“我了解早期的斯宾诺莎, 在他那仁爱之极的同胞打算谋害他以前。他是个魅力四射的人, 真诚, 博学。但对那些试图用其内在意识编缝精神外袍的哲学家, 我一直有所保留。我也算不上神秘主义者, 我更喜欢《愚人颂》^③, 不乐意接受各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真正令我悲伤的是可怜的老伦勃朗的命运。或者他完全无能为力, 或者他竭尽全力打算令永恒的光线通过许多铬黄和纯白颜料的斑点来表现, 结果忘记了其余的一切。但令我难以释怀的是其他事情。”

“不是关于死者的而是有关活人的事, 对吗?” 老惠更斯截住了我的话。

我继续说: “的确如此。这也是我们要谈的。自从我们获得自由以来, 我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我们的牧师以他们惯有的谦逊把一切归功于自己, 把这些财富看成是全能上帝的恩赐及对奥伦治王室^④各项政策的认同。他们或许有道理, 但我认为, 优越的地理位置对贸易顺差率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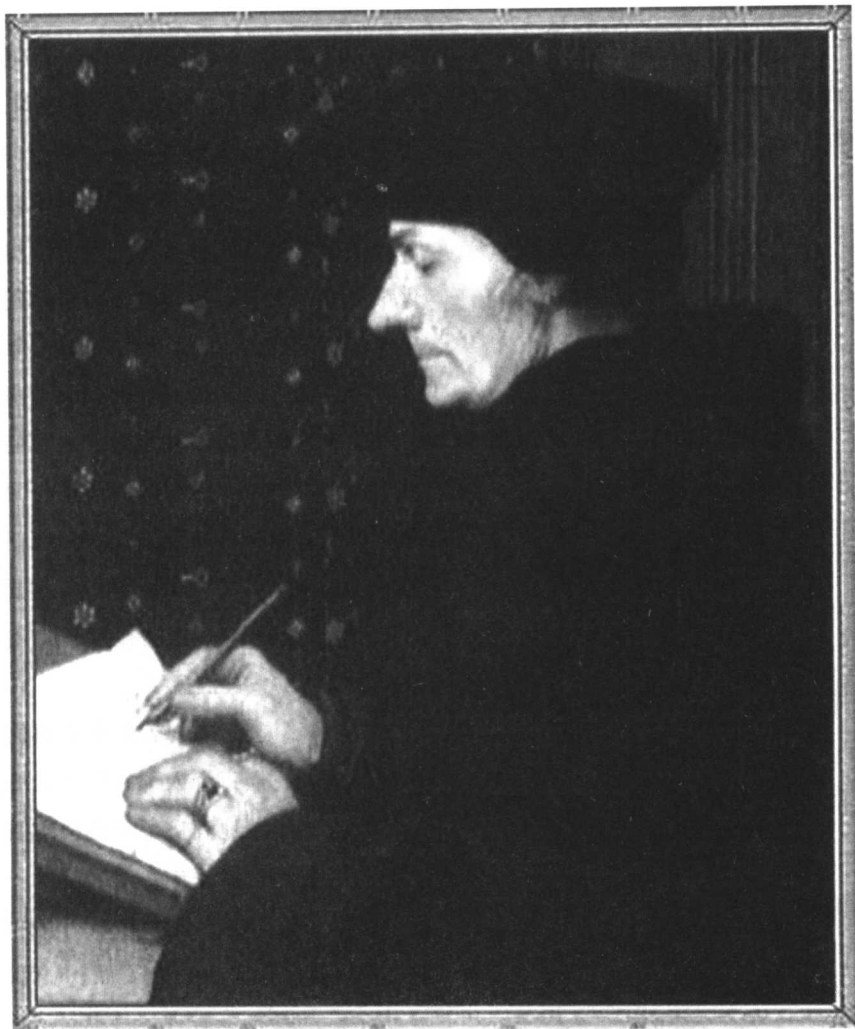
液中洗涤一下, 之后再用自己无情的逻辑之光加以漂白, 当把它们还给你时, 它们已被简化成娴熟地绣在破布头上的‘Q.E.D.’三个字母^①, 而这些破布头不久以前还是供人在怀疑王国里御寒的一袭有用的外袍。”

我回答道: “不用, 那解决不了我的疑问。我对加尔文^②主张“信仰得救”, 否认罗马教皇权威, 耶和華那奇怪的天国统治者并没有什么好感, 我也不想见到全能

其重要性可能不亚于喜欢闻焚烧内脏臭气的怒气冲冲的古代犹太神的赞许。我的话没有冒犯您吧？”

康斯坦丁阁下摇摇头，“我在开个没完的大教区会议上打盹，以及在荣幸地同詹姆斯国王进餐时，不太会使用这类词语。但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且老皮埃特尔又是个聋子。实话告诉你，与其听板着面孔的日内瓦神学博士说道，我倒不如读一面伊拉斯谟的著作。接着聊聊你的烦恼吧。”

于是我又说道：“好吧，就像我前面所说，这里我们谈的是用于治理国家的一部分新鲜实验。我们已经把一片沼泽变成另外一个罗马城。我们



伊拉斯谟像

著名的荷兰人文主义思想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著作有《愚人颂》、《西塞罗主义对话》、《家常谈》。

前言



统治着世界各地数以百万的黑种人、黄种人和红种人。前不久，国家还保留着一支常备军，它庞大得叫人无法想象，我们却没有因为养着这支军队出现财政问题。可能我国的海军也比其他国家都强大，反正似乎有充足的资金以维持舰队的正常运转，不至于惹出特别多的麻烦。

“我们在拿比神圣罗马帝国还要大的一块块领土变戏法，就像我们是爱玩弹子的孩子一样，有一天我们宣布北美洲的一片几十万平方英里的森林归我们所有；但过了半个世纪，我们又拿它们做买卖，以交换美洲几十万平方英里的甘蔗地。没人不在乎也没人知道这种买卖和那种买卖到底有什么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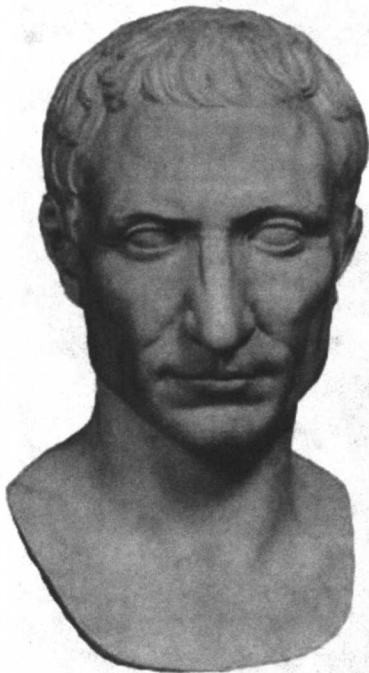
“全世界的谷米、鱼类、鲸骨、亚麻布和兽皮都是我们提供的，一年两次或三次往仓库中塞的大包豆蔻籽和胡椒早已堆满仓库。在几次战争期间，国内的人都到教堂为胜利祈祷，后来为了多赚一点钱又回到商场，在东印

度公司的股份、郁金香、斯匹茨北尔根鲸油、阿姆斯特丹房地产等方面搞投机生意，有时赔有时赚，似乎他们一辈子只做这个而没有做过别的事情，似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其实过的是另一种生活。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可敬的屠夫、面包师和制造蜡烛芯的手艺人——他们为挣一个斯梯弗而拼命地干活，只要在15年内能挣够一套供礼拜日外出时穿的衣服的钱就满意了。

“但那不是我对未来充满忧虑的全部理由。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来历。想当年奥地利皇帝想在阿姆斯特丹投资贸易发展汞矿，便印制了一张倡议书来证明他是尤利乌斯·恺撒^①的直系后裔。然而在我祖父那个时代，哈布斯堡王朝^②的老查理却每次喝足了

① 尤利乌斯·恺撒 (Gaius Julius Caesar, 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

② 哈布斯堡王朝，欧洲历史最久的王朝 (1273—1918)，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一世建立，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 (1273—1806，有间断)、西班牙王国 (1516—1700)、奥地利帝国 (1804—1867)、奥匈帝国 (1867—1918) 及其他一些小王国、公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奥匈帝国崩溃，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结束。



恺撒像

恺撒曾任高卢总督，后集执政官、保卫官、独裁官等大权于一身。被布鲁图和卡西乌为首的共和派阴谋刺杀。著有《高卢战记》《内战记》等，其文体有拉丁文典范之称。

伦勃朗传



卢万啤酒和法国科尼亚克酒，据我祖父说世上还没有哪一个人的肠胃能经得起这样烈性的混合液，老查理经常痛哭流涕，他问我祖父：像他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指望呢？从血统上讲，老查理一半是西班牙农民，一半是佛兰芒私生子，他的始祖在查理曼^①的军队中当过随军小贩。

“可能他是夸张一些，但在法国王后来到阿姆斯特丹作访问时，市政长官坚持喋喋不休地向她说些‘陛下杰出的祖先，托斯卡纳英明的统治者’等诸如此类的话。我记得轮到自己被引见给她时，别人曾对她说我是圣凯瑟琳医院的顾问医生，老维特森了解我一向讨厌药物，却说了这样愚蠢的话：‘是的，陛下，与当代的其他医生比起来，他给病人开的药比谁都多。’然而老王后却苦笑着说：‘先生，我太了解药片了。我身上就有三粒，就在我的装饰有盾形纹章的袍子里就有三粒药片。’

“不，我并不是因为国家富强而烦恼。看到人人都吃饱穿暖倒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多一件亚麻布换洗衣服不会有损人的自尊。但我们的所有这些财富，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呢？已去世的英王詹姆斯陛下的公使是一个聪明人，据说在约翰·凡·奥登巴内费尔特^②被害那天，他举办舞会给以庆祝。这位公使用他一惯的幽默语调，在向英王禀报时问道：一个只有‘海军守护着账房’的国家又有什么前途呢？

“可那些清教徒乡巴佬却讲对了，至少讲对了一部分。只要我们的商人把一个盾买来的东西以两个盾卖出，能赚取百分之一的利润；只要老百姓听从长官的话，星期天去教堂三次，我们就不再担心了，我们会为生活富裕而感到满足高兴，对以往的事也就不再苛求了。但我们也可以谈谈不太庸俗的方面。我们居然让最伟大的诗人每天握着一支鹅毛笔，站在肮脏的当铺里工作十个小时，才能填饱肚子；而我们时代中最伟大的画家却不得不在执政官所管辖的区域挨家挨户讨债，几个米贩子花几十个盾买下装有16种纹章的盾牌，却要把画家的最后几文钱骗走。即使连那高贵的老亲



查理曼大帝像

法兰克王国
加洛林王朝国王
(768—814) 和查
理帝国皇帝。

① 查理曼 (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 (768—800) 查理帝国皇帝 (800—814)。推行武力扩张政策，任内出现所谓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死后帝国即告分裂。

② 约翰·凡·奥登巴内费尔特，荷兰著名政治家，1618年莫里斯亲王下令逮捕反对党领袖，他被捕，次年被斩首。

前言





王，也得催债催上八九次才会付钱。

“在其他人身上也发生过伦勃朗和冯德尔所遭遇的事。西班牙国王、皇帝，丹麦国王和英格兰国王，包括莫斯科大公国及其他一些地方的野蛮君主，都在阿姆斯特丹常驻代理人，购买我们这些优秀人物的作品。然而我们却放心地让他们死在贫民收容所里，就像他们是随处可见的乞丐。”

康斯坦丁阁下非常耐心地听我就这个话题说了大半个下午，但我认为他并没有充分回答我的问题。也许他全都回答过，但我却记不太清楚了。

我感到很疲乏，后脑勺有点疼。我应该躺在床上，等明天把这再写完。

1669年12月20日

写于霍夫威克

有些日子，看起来“今天”似乎是完结了。

我一定是那天着了凉，为伦勃朗送葬那天在前往伏尔堡途中，当小船行驶在内河中时，我曾打过一两个寒战，而到达霍夫威克时，我感到凉意透骨，牙齿发颤。我听说那好心的老主人从海牙请了至少三个医生，当他们都无法给我退烧时，他派人去请一位来自莱顿的年轻教授，因为他正用金鸡纳树皮做试验来治病。那教授为我开的药疗效显著，我被告知已经好转。

这位博学的同行察看了我打寒战和感到干热的症状，但没有诊断说我得的是“三月毒”或流行于上个世纪的“英国盗汗症”，或是来自美洲或亚洲的新型疾病。但是显而易见，使用金鸡纳树皮是非常有疗效的。一旦我干起行医老本行，便会在我的病人身上试一试。或者说是那位好心的主人对我的精心照料，才使我没有去见到上帝。

值得庆幸的是，我好像没有患贫血症或受其他后遗症的折磨。而在这类病例中，后遗症是常见的和吓人的。但等到我被批准可以坐起来，等到我开始对周围的东西重新产生兴趣时，就像我时常为自己的病人所担心的那样，我认为自己的精神似乎已经耗尽，竟然不能把头脑中翻来覆去的一些简单的念头阻止住，一直到我忍不住要大叫了，而且还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以免伤身。